

《菜园记》：从平凡土地到精神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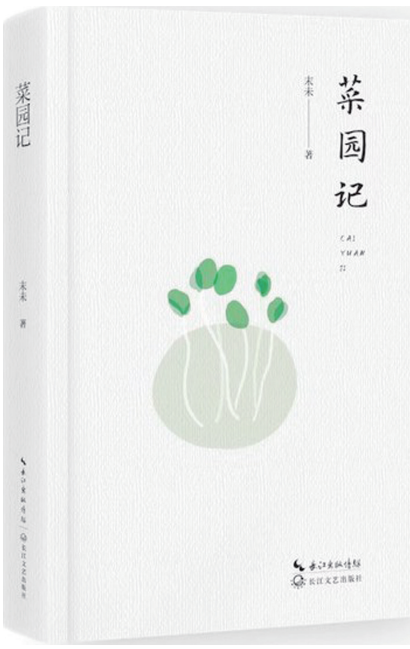
向芳青

末末的《菜园记》以其独特诗学建构和精神超越,为当代汉语诗歌的本土化探索提供了重要范本。诗集分为四个部分:万物慈悲、扶锄听风、种瓜得瓜、天地有节,塑造了一个热爱生活、勤于躬耕、善于思考的诗人形象。它以菜园为原点,通过微观叙事映射宏观世界,捕捉自然意象表达人文关怀,语言兼具可视化与陌生化特质,实现了地域性与普世性的辩证统一。

意象系统: 自然物候的诗学转码

《菜园记》的意象系统是其诗学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微观意象的宏观象征和动态意象的哲学投射两大特征。

微观意象的宏观象征:诗集以“菜园”为核心意象,构建了“菜畦—作物—节气”的三级符号系统。例如在《白露》中,诗人用“鸡冠花扮关公”“柳絮扮贵妃醉酒”等拟人化手法,将农作物与历史人物并置,构建出一幅荒诞而庄严的丰收图景。这种转码策略不仅赋予了微观意



象以宏观象征意义,还暗合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中的原型象征,使丰收场景成为民族生存意志的诗化表征。

动态意象的哲学投射:诗人擅长捕捉意象的瞬间动态,以承载深刻的哲思。如《轮回记》中“苦瓜死于成熟”的悖论意象,通过“带血的种子”揭示生命消亡与再生的辩证关系;《对弈记》中“草与人的拉锯战”,则以生态博弈隐喻现代社会中个体与体制的角力。这些意象的构建,印证了海德格尔“诗是存在的语言之家”的论断,使日常经验升华为存在之思。

叙事策略: 抒情传统的当代重构

《菜园记》的叙事策略是其抒情传统当代重构的重要体现,具有碎片化叙事与情感密度、代际叙事

与时间政治、物叙事与主体隐匿三大特点。

碎片化叙事与情感密度:诗集突破传统抒情诗的单向度表达,引入微型叙事以增强文本张力。例如《莞尔记》中“清水煮青菜”的寒夜对话,再现了文人雅集

的古典情致;《炊烟记》以“锅底抱住怀乡病”的蒙太奇剪辑,将个体记忆缝合进集体乡愁。这种“瞬间—永恒”的叙事范式,使碎片化经验获得了整体性意义。

代际叙事与时间政治:诗集颠覆了传统农耕书写的“苦难题材”,将劳动场景转化为存在论事件。例如《大暑》中,诗人通过“父亲扯秧子”与“我成为父亲”的时空交织,展现了农耕经验的代际传递,形成布罗代尔“长时段”史观的诗歌变体。这种叙事不仅让人感受到亲情的温暖,更揭示了生存压力的代际传递。

物叙事与主体隐匿:诗人常赋予非人类主体叙事功能。例如《春风记》中“蒜薹竖着跑,鸟翅横着飞”的物性狂欢,暗合道家“万物并作”的自然哲学;“蟋蟀乱弹琴比手机铃声好听”的悖论,则隐性批判了技术理性。这种“去人类中心”的叙事实验,为生态诗歌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启示。

语言艺术:修辞融合的本土化实践

《菜园记》的语言艺术是其修辞融合本土化实践的重要成果,具有视觉化与陌生化效应、古典语体的创造性转化两大特色。

视觉化与陌生化效应:诗集的意象选取兼具地域特性与陌生化特征。例如“鸡冠花扮关公”“柳絮扮贵妃”等戏曲化比喻,构建出荒诞而庄严的丰收图景;“苦瓜死于成熟”的悖论意象,颠覆了生命循环的传统认知。诗人还善用通感与拟人,如“春风好,万物都站

出来买单”,将抽象概念具象化,激活语言的隐喻潜能。

古典语体的创造性转化:诗集大量化用传统诗词意象与节奏。例如“腊梅解春风,枝头一晃,亮出裙子”,将腊梅盛开的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将“梅花”母题从士大夫气节转向平民抗争精神;“心口窝积满雨水”则重构了杜甫“感时花溅泪”的移情机制,实现了古典美学传统的当代激活。

哲理升华:存在之思与伦理观照

《菜园记》的深层结构指向对生命本质的哲学叩问。例如《对弈记》中“草与人的相互依存”,隐喻自然与文明的辩证关系;《谷雨》中“熊死于脚掌”揭示优势与危机的共生性;《蝴蝶记》则以“蝴蝶非求而得”的意象,暗喻命运的无常与主体的局限性。诗人通过“锄头一笔杆”的二元隐喻,建构“劳动创造意义”的存在哲学,呼应了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命题。

《菜园记》以菜园为基点,通过意象系统、叙事策略、语言艺术与哲学升华,构建出兼具地方特质与普世价值的诗学体系。其创作实践表明,当代诗歌的本土化路径并非简单回归乡土,而是需要在全球化语境中激活地方经验的美学生产力。末末的启示在于:当诗人以“锄头写诗”的姿态深耕文化土壤时,汉语诗歌方能真正实现“从大地走向天空”的精神超越。

梦起车尘中， 梦碎尘世里

——论《骆驼祥子》中祥子的三起三落

赖璇莹

第一次起落:希望初燃与破灭之痛

用“生如逆旅,一苇以航”来形容老舍笔下的祥子再贴切不过,这位身怀梦想的青年,自农村踏入繁华的北平城,他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初到北京的他,并不被这座大城市所震慑,相反,他怀揣着一个朴素梦想——买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这个梦想,对于他而言,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他追求自由、独立生活的象征。在他的眼中,那辆黄包车不仅承载着他对生活的希望,更是他实现梦想的桥梁。他的这份精神,不仅彰显了个人的奋斗与拼搏,更是对那个时代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生动写照。

然而,祥子的梦想,如同初升的朝阳,充满了希望和活力。就在祥子即将触碰到梦想边缘的那一刻,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无情地将他的梦想击碎。

军阀的大兵横冲直撞,不仅抢走了祥子视为生命的车子,更险些夺去他的性命。这场变故对祥子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辆车子,更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信心。在这场灾难面前,祥子首次体会到了生活的无常和残酷,他心中的梦想之火被现实无情地浇灭。祥子的遭遇,让人不禁想起那个时代无数像他一样怀揣梦想却最终梦碎的底层人民。他们勤劳、善良,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却往往在社会现实的压迫下,不得不放弃心中的梦想。祥子的人生,正是那个时代无数悲剧的缩影。

祥子的梦碎,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的故事让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彼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性困境;其遭遇也让我们反思:在面对生活的无常和残酷时,我们应该如何坚守自己的梦想和信念,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

第二次起落: 挣扎中的短暂曙光与再陷黑暗

经历了首次梦想破灭,祥子并未彻底沉沦,而是于黑暗中努力探寻着希望的曙光。祥子的第二次奋斗,相较于第一次,显得更加艰辛而富有挑战。他深知,自己已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满怀憧憬的年轻人,而是一个历经磨难、肩负生活重担的成熟男子。然而,正是这种生活的重压,激发了他内心深处更为强烈的抗争意识。在他的心中,那辆黄包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梦想,而是他对于生活尊严和自由的追求。

祥子在奋斗的过程中,也结识了一些与他有着相似经历的朋友。他们同命相怜,共同分享着生活的苦与乐。这些朋友的出现,不仅让祥子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也为他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和慰藉。在这段时期,祥子的生活虽然依旧艰辛,但他的内心却充满了前所未

有的力量 and 希望。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总是眷顾那些努力的人。就在祥子距离梦想越来越远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婚姻变故,再次将他推向了深渊。

祥子与虎妞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无奈和妥协。虎妞的强势性格,使得祥子时常感到自己像是一个被牵着鼻子走的木偶。他在这段婚姻中,不仅失去了自由,更失去了作为男人的尊严和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祥子内心的压抑和不满逐渐累积,他开始对这段婚姻产生深深的怀疑。就在他试图寻找出路,摆脱这种痛苦的生活时,命运却再次对他做出了残酷的玩笑。虎妞突然去世,留下了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个孩子的降临,不仅没有给祥子带来任何欢乐,反而让他陷入了更深的困境。在这种精神崩溃的状态下,他开始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和希望,每天只是机械地重复着拉车、吃饭、睡觉的生活模式。他的心灵已经变得麻木和空虚,仿佛一具失去了灵魂的躯壳。

祥子的这段经历,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无数底层人民生活的缩影。他的遭遇,反映了社会的不公和命运的无奈。通过祥子的故事,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到,那个时代的人们,在生活的重压下,是如何艰难地挣扎和求生的。

最后的挣扎:无奈妥协与梦想崩溃

历经两次梦想破碎,祥子的人生已千疮百孔,但他内心深处仍留存着一丝不甘与倔强。此时的他,站在命运的悬崖边,明知前路艰险,却依然选择发起最后的挣扎:他开始四处寻找能够快速赚钱的途径,无论是更加辛苦地拉车,还是去做一些额外的零工,都不放过。他的生活变得更加节俭,甚至可以说是苛刻,每一分钱都被他紧紧地攥在手里,仿佛那就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容易动摇,也不再轻易陷入绝望。他学会了在困境中寻找希望,在挫折中寻找力量。这种改变,让祥子在艰难的生活中,逐渐找回了一丝曾经的自信和勇气。命运似乎并不打算给祥子一个完美的结局。

最后一次挣扎失败,对祥子是一次致命打击。其精神崩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积累和沉淀;内心的痛苦和挣扎,在一次次的失败中被逐渐放大,最终彻底摧毁了他的精神世界。他变得颓废、消沉,整日借酒消愁,对生活失去了最基本的热情和期待。

祥子的沦落,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的经历,反映了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和无奈。在那个动荡不安、贫富悬殊的年代,像祥子这样的人,注定难以逃脱命运的捉弄。他们的悲剧人生,是对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注解。祥子的精神毁灭,是他人生中最悲惨的一幕。他从一个

有梦想、有追求的车夫,沦为了一个精神崩溃、失去生活目标的底层人物。他的遭遇,让人不禁为之扼腕叹息,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那个时代的残酷和无情。

祥子的“苦乐人生”

在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中,祥子的人生经历交织着“苦”与“乐”的复杂丝线,从初入城市怀揣梦想的快乐开端,到在社会底层挣扎时遭受的重重苦难,如买车梦想的破灭、婚姻的不幸等。这些“苦”与“乐”的碰撞,不仅深刻地塑造了祥子这一人物形象,更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百态与人性的复杂。

祥子的快乐被人议论少之又少,以至于让人忽略他的快乐,正因为他的“苦”充斥人生,他的“甜”才显得弥足珍贵。从农村来到城市,是祥子梦想开启新生活的起点。祥子有他的生意经,如他所愿,三年时间,他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车。祥子的快乐是内心的梦想带给他的,他敢做梦,有行动,不分昼夜,省吃俭用,不沾染恶习,那时的祥子与一般的拉车夫是格格不入的,这份快乐使他心中不免会回想刚进城的样子,不胜唏嘘。除了拉车圆梦的快乐,小福子也给祥子带来过快乐。在他眼里,小福子美在骨子里,即便满身是疮,依然很美。但祥子历经社会风浪后,变得顾虑重重,考虑到小福子的家庭和自己的处境,他犹豫不决。最终,小福子的死让他备受打击,彻底失去对生活的信心,沦为行尸走肉。作为读者,我们不禁思考,是祥子自身还是时代,毁了他们本该幸福的生活和梦想。

同样,祥子无疑是个苦命人,他一生的苦难远远多于快乐。连人带车被大兵抓去,辛辛苦攒的钱被孙侦探敲诈,因虎妞难产去世没钱安葬被迫卖车,每一次遭遇都直击他的要害。书中描写连人带车被大兵抓去的场景令人揪心:他的衣物、洋车,甚至系腰的布带都被抢走,只留下一身伤和满脚的疤。而那辆用几年血汗换来的车没了,“没了”二字,不仅意味着车的失去,更代表着他第一次梦想的破灭。从虎妞用积蓄给祥子买二手车,祥子似乎是幸运的。但这辆车最终用于安葬虎妞,卖了车后的祥子神情恍惚,与当初充满活力的他判若两人。他不知道如何挽救自己,索性自甘堕落,内心的痛苦也越来越多。表面上他看似逍遥自在,实则内心空虚,只能在街头巷尾如丧胆游魂般游荡。这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有他性格的因素,但更多要归咎于时代。

深入反思祥子的“苦乐人生”,我们不难发现,这其中不仅揭示了祥子个人的命运沉浮,更映射出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深层的人性价值。祥子的故事,像是一面镜子,反射出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普通人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挣扎与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的努力和奋斗往往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可能因为社会大环境的巨变而化为乌有。

当我们回望祥子的“苦乐人生”时,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同情和惋惜,更应该从中汲取深刻的社会启示。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和人性困境,努力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公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更多的“祥子”在生活的泥沼中挣扎,才能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这不仅是对祥子悲剧命运的最好回应,也是对我们自身和社会责任的深刻认识。

让人性在绝境中开屏

——读宋小词的《开屏》

龙青

宋小词的中篇小说《开屏》,讲述了主人公秦玉朵得知母亲摔伤后,将母亲接到城里照顾,可与婆家乃至丈夫的关系不和,从而产生矛盾,随着矛盾的演变,最后导致婚姻彻底破裂的故事。这篇小说读来之所以很精彩,在于矛盾冲突贯穿全篇。

小说开场一句“朵,你妈摔了。”打破了平静,接下来就直接点出人物矛盾:忙工作与照顾母亲。主人公秦玉朵立马陷入困境。这还不算完,宋小词并非把故事写得这样简单,她接着就抛出第二个矛盾:秦玉朵与婆家乃至丈夫的关系都不好,若接母亲到城里,肯定不受待见。可不把母亲接来也不行,当着父老乡亲的面,不照顾母亲那是不孝。如此一开头,就能意识到主人公面临艰难的处境,自然让读者为主人公担忧,她将怎么办?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把读者胃口吊起来,接着往下看。

沿着这个矛盾,情节继续发展,矛盾也逐一展开,继续演变,给人一种危机在涌动,随时会爆炸之感。

秦玉朵把母亲带回城里的头一晚,作者设置巧妙,仅安排丈夫准备两桶泡面,就展现了夫妻间的纠葛。其后,作者又通过一些小事,有意无意地写丈夫对母亲的怠慢,以及忙工作与照顾母亲之间的焦急状况,矛盾聚焦到主人公工作上,遭受同事排挤,薪资问题等难处,通过写这些事情,一步步将秦玉朵压进绝境处逼。秦玉朵此刻若直接爆发,故事不仅会失去张力,人物也会缺乏力量感。于是,作者并不着急点燃导火索,她还要让矛盾继续堆积,上升,让爆炸震耳欲聋。我认为,这里必须要合理,否则容易让读者不满,从而提出质疑:她为什么还不爆发?宋小词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东西能牵制主人公,让她还不能爆发,经济状况就是压在秦玉朵头上的一块巨石,让她无法动弹。其实,这一因素,作者在前文就设置了伏笔,如,在包车这件事上就能体现秦玉朵的经济窘境。为此,作者安排了一个叫白雅的人物,正是她的那番话让秦玉朵彻底清楚了自己所处的不利处境。我认为,作者设置白雅这个人物的作用就在于此。

故事发展到中后期,婚姻、工作、母亲,都压在了秦玉朵的头上,而她也通过朋友的话认清了现状后,她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解决问题。秦玉朵解决问题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换单位,让经济稳定起来,她才会有底气离开。她开始有意识讨好丈夫,妥协领导。在这过程中,秦玉朵内心的矛盾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愿自己如此下贱卑微如妓女,现实又让她不得不妥协。秦玉朵的努力看见了效果,即将达到换工作的目标(如果主人公的努力不见效果的话,即会让读者疲劳,故事也很难有进展)。这时,故事转折了,领导郑勇竟然把事情告诉了丈夫。秦玉朵咬牙切齿,完全想不到领导会出卖自己。故事就此迎来高潮,暗流涌动的危机终于被点燃,矛盾爆发。整个高潮场面,作者写得很仔细,例如母亲撞见女儿的狼狈时的反应:“两条腿膝盖般抖动”“胸部一颤一颤的”,而且多用动词,“抓住南翔的衣领”“铲了他两个耳光”“把秦玉朵从地上扶起来”“扑在妈妈怀里痛哭”“一口气呵成,造就精彩场面”。

人被逼到绝境,爆发就有了合理性,秦玉朵拿起刀捅了领导,痛快复仇,秦玉朵通过母亲的话也想通,不管有没有钱,选择了

离婚,矛盾结束,小说也收了场。结局后,秦玉朵的人生会怎么样?她捅了领导,必定失去工作,或许还会遭受牢狱之灾;秦玉朵选择离婚,只能分到一点财产,在这样的城市她要如何存活?作者留下了一个可思考的结局,让读者与文本的互动,这样很好。

《开屏》这篇小说,作者把矛盾层层堆积,加重。主人公找办法解决,眼看问题快要解决了,又立马发生转折,爆发新的矛盾,这样不断将矛盾推向高潮,直到最后解决完矛盾,故事才落下帷幕。可以看到,矛盾冲突在小说结束之前没有断过。由此可见,让矛盾一层层堆积,故事才能持续精彩。让主人公备受折磨,内心煎熬,从而形成张力,叙述才更有力量感。

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来说,秦玉朵这个人物是生动,鲜活,充满力量感的。她拿起刀子,捅向领导郑勇的同时,也捅死了努力已久的工作,她拿笔写下离婚协议书,也有可能斩断未来的生活,但是她再也不怕了,她要完成转变,人物的弧光也就形成了。秦玉朵的反抗让我想起《玩偶之家》里的娜拉,她们同样勇于反抗现实,从悲剧的婚姻里走出来,不管未来如何,坚强去面对。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认为,秦玉朵这个人物写出了当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和人格价值。除此之外,作者不是简单地刻画人物,而是深刻揭示人的复杂多面性:第一,体现了人的双面性,比如,秦玉朵看着母亲渐老的面容,内心感到心疼,内疚自己陪伴母亲太少,当工作与母亲太难兼顾时,她竟又想,要是母亲直接就死那该多好。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就很真实。再比如,丈夫南翔,通过种种细节:加的好友北飞,夜不归宿。不妨做个大胆的推测,他是否也同样出轨,背叛妻子?然而,当得知妻子与领导之事时,气急败坏,表现出无比痛恨,似乎自己就清白一身一样。第二,写出了人的欲望,秦玉朵出生卑微,而物质欲望又太强,过于虚荣,看不清自己定位,嫁给不对门的家庭,生长环境不同,必然出现矛盾,秦玉朵的婚姻已失去爱,但她仍然想得更多,为此就要忍受别人乃至自己内心的折磨。第三,写出了人的冷漠与算计,无论是夫妻之间,还是同事之间,再或如秦玉朵的婆婆,都是很好的例证。小说也能读出作者对人物内心的洞察。她写小人物的挣扎,能看到她对人物的同情与悲悯的心态,秦玉朵为生存而如此艰难的奋斗,读起来不禁就让人感到辛酸,这样的笔有温度,也触动人。另外,作者用对比的方式突出了阶层矛盾,如,婆婆得知秦玉朵是农村人而表现的高傲感,他们家随便买东西都是几万,而农村人为三千块钱的包车费会惊讶不已等。这个矛盾是时代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篇小说里也得以体现。

语言也是这篇小说的主要特点,简洁的语言读起来好像在吃跳跳糖,一粒粒在嘴里炸开,甜味冲击着味蕾。细致入微的细节刻画使小说画面感很强,当写到秦玉朵母亲的面容时,我脑海里甚至能浮现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面孔。对于场景的描写,也是入情入境。读到秦玉朵得知领导出卖自己时,那种咬牙切齿的心理活动,诧异又愤恨,揪着读者的心。

总的来说,整篇小说写世间的人情冷暖,贴近生活,语言真诚,打动人心。